

## 岁月悠然

# 家乡的石头

陈方梁

几年前，一个家乡人在翻地的时候，挖出了一块太湖假山石，一人多高，几百斤重。据检测考证，属于唐代，也就是说，至今有一千多年了。

很多人不信，我是信的。家乡在历史上是有过辉煌的，热闹繁忙的码头，远涉重洋的航帮，在北宋时就很有名，那么在更早些的时候，出几个大户人家，运几块太湖奇石，装点厅厅庭院，也是很自然的事。

当然，这不是本地的石头，而且一千多年后被发现，也算比较稀奇。因此，村人就给它挂上红布条，置放在一座小庙里，和佛像一起接受人们的膜拜。

家乡本地的石头大多很普通，有从山上开采的，条条块块。大块厚重的做碾子，做石臼，做猪槽，甚至做石梁石柱；一片一片地割成方的长的，叫石板，铺道地，铺台阶，做分隔，有些质地较好的经石匠加工雕刻，做成石窗、石门；至于那些零头落角，大都用来砌墙。

我们这里砌墙的方法与其他地方有所不同，一块块石片都是斜着放的，而且是错落交叉的，尤其是面海的村南一片，几乎家

# 家乡的石头

家如此。有专家考证过，临海的村子风大水多，这种砌法是最坚固的，也是最科学的，可见家乡人的智慧。

家乡有两条溪，一东一西，有溪就有卵石。卵石圆滚滚、滑溜溜，砌墙铺地似乎不如石板石条有用，但不用开采、随手可捡，便宜，于是也被人们用来垒猪圈、铺路。用卵石铺路，虽不如石板面积大、平坦方便，但也有特点。

村子的大路小巷，甚至街道院落，都是用卵石铺出来的。那些个头相似、密密麻麻、统一露出小脑袋的家伙，被一代又一代的草鞋皮鞋踩得乌黑程亮，倒是成了村子的一景。

溪里也有大些的石头，半截露出，半截水里，上面洗衣槌敲得梆梆响，下面小鱼泥鳅钻得欢。其中有一类叫青韞石的，密度大，石质好，坚硬如铁，重得不得了。找几块平整些的搬到车门弄堂里，越坐越光滑，夏天热得慌，脱下衣裤往上一贴，要多凉快有多凉快。

溪里水里总是小孩最喜欢去的地方，游水摸泥鳅，找些薄薄的小石片儿打水漂。有时会遇到一种叫矾石的小石头，颜色黄黄

的，有点透明，互相敲打会溅出火星，是印象中比较稀奇的石头。听老人说，溪的上游有座山叫火石岩岗，估计是从那里冲下来的。但那里的石头为什么会打出火星又说不清楚，山又高，我们也没有上去过。

后来就离开家乡了，留在印象中的是家乡到处是石头，但都是很平常的石头。

在外面游荡了几十年，不知为何忽然迷上了石头，山里河里四处去捡，网上产地买了又买，有时回家乡也在村里溪里乱转。有个乡人看到说，要找石头你去问下贵叔吧，他刚捡了块很大、很好看的石头，在家里放着呢。

很大，有多大？好看，家乡有好看的石头吗？我带着疑问，迫不及待了。

尽管有许多想象，但还是出乎意料。这是一块一人多高、千余斤重、质地已基本玉化的黄腊石，而且是腊石中比较名贵的蜂腊，周身遍布洞孔，大小相接，曲径通幽。更难得的是它高低不一，错落有致，四面各有风景又自成一体。有如此重量质地，又兼具太湖石之通透的腊石，就是在潮州、八步等著名的腊石之乡也属难得。家乡竟有这样的奇石，我有不可思议的感觉。

## 屐处留痕

# 走读嵛山

金满红

溯富春江而上，远山逶迤，片月春色扑面而来。顺支流葛溪而进，满目青山绿水，一座塔型巨山俨然映入眼帘。山脚葛溪和岩岭湖碧水清漪，烟波浩渺，一派山水国画意境。

在百姓的传颂和乡土教材里，当地最有名的就是“子胥安营”的典故。据传，伍子胥当年带兵打仗从皖南一带沿浙西方向到胥口，途经岩石岭翻越嵛山时，从厄倒石南面上山，经石径古道进入位于嵛山坪边的野樵林安营扎寨，露宿林中。在茶园下方的石林中，至今还有昔日官兵安营的石拓痕迹。

公元318年至332年，道教先祖葛洪不畏艰险，远道而来，在嵛山隐居，他所到之处访民问苦，著书讲学，前后时间长达十四年之久。史籍记载，葛洪35岁时离开家乡来到此地，到49岁（公元332年）才离开去了广东罗浮山。14年的矢志情怀，14年的砥砺前行，铸就了嵛山一段灿烂的历史文化画卷。小叠空、天井井、仙人洞等三处遗址至今犹在，历尽千年风霜历练，俨然已经成为弥足珍贵的自然景观和历史文化遗产。

查阅乡土志书，还有孙邦、洪涛等诸多历史名人曾经涉足嵛山，他们行走山间，吟咏成章，创作出许多赞美江南山水和嵛山风景的诗词与文学作品。“秀挺不可及，鼓翼梦中往；嵛山冠新登，一耸千余丈。”这首首次入选富阳中小学乡土教材的五言名诗，就出自清朝时期学者洪焘之手。

俗话说，“深山藏古寺”。位于海拔400多米的嵛山腰有个远近闻名的迴龙寺，其来历有个美丽的传说：千百年前，有位来自安徽的读书先生赶着一条蛟龙，顺着龙脉往万市一带而来，到了岩石岭厄倒石。正值夏季发大水，全被洪水淹没，蛟龙不见了。其实龙脉已经穿过岩石岭葛溪底上了嵛山，蛟龙也就顺着龙脉上了嵛山。读书先生疾步赶到嵛山，只见山中云雾弥漫，什么也看不见，他便仰天大呼。他的眼前出现了一位白鹤天使，对他说你找到蛟龙，必须在山中建一座寺庙。读书先生慨然应允，漫天云雾立马散去，天空中出现一只白鹤悠然飘飞。此后，当地百姓很快就在半山腰建造了一座造型别致的寺庙，起名迴龙寺。后来由于战乱和地质变化，迴龙寺轰然倒塌，清光绪二十年（1894）重建。

难能可贵的是，千年嵛山还是一座红色文化重地。坐落在嵛山“叠空飞岩”景区，落成不久的杭州嵛山红色记忆研学馆吸引了数不清的访客和游人。馆舍建筑依山而建，面积约780平方米，上下两层，共有3个展示厅，设有“金萧支队在嵛山的战斗历程”等本土红色文化内容。

解放前夕，富阳是金萧支队的主要活动地，胥口及嵛山是江北办事处当年开展革命活动和地下党工作的主要区域，游击队负责人赵文光就是嵛山脚下里坞村人。回忆战斗岁月，革命前辈为了求解放，艰苦卓绝，浴血奋斗，先后开展了大乐坞战斗、华坞劫狱以及配合人民解放军新登战役等革命斗争。看着眼前锈迹斑斑的枪支物件，游击队员穿过的布衫草鞋，耳边依稀可以听见战场的厮杀声响，闻到山间飘过的硝烟气味。

踏进地下展厅，布置一新的《“战山河”兵团事迹专题展览》更让嵛山见证的一段新时期艰苦创业历史重回记忆。嵛山脚下蜿蜒而行的葛溪是富春江的主要支流，岩石岭是富阳境内唯一一座大中型水库，也是杭州市七大水库之一。上世纪70年代初，由于机械化程度低，当地农业水利基础十分薄弱，修建水库、改田造地、开荒造林等都需要浩浩荡荡的人工作业。披风戴月，肩挑人扛，岩石岭水库工程于1978年4月建成。岩石岭水库从动工建设到交付使用，整整用了10年时间。许多村子里，当年主动报名参战的青年社员已满头白发，但是大山脚下巍然屹立的水库大坝，见证了党和政府的惠民初心和千万乡亲的浓浓幸福体验。

绿色诗画之乡，文化重蕴之山，一座嵛山气象万千。站在山顶，一派景色宜人的富春山居图景跃然眼前，走读细品，更觉人间美好。

## 艺境



# 斗牛场上

陈公炎

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雅畈镇灶村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斗牛。

比赛开始，一对劲敌闪亮登场。一侧是系着绿绳、雄壮威武的大黄牛“红形虎”，另一侧则是身体略显矮小、精神抖擞的黑牛“赵子龙”。随着黑牛发起突袭，两头牛瞬间陷入激战。牛头相抵，牛角相撞，气势如虹……

接下来登场的是体形庞大的“熊大”与体格弱小的“光头强”。尽管“光头强”身板小，却勇猛无畏，不畏强敌。正如主持人所言，他屡战屡败，却屡败屡战。“熊大”在观众的鼓舞下也是斗志昂扬，用勾角紧紧顶住“光头强”，双方陷入胶着状态。

斗牛场上，每一场比赛都惊心动魄。观众时而紧张，时而欢呼。斗牛手则凭借丰富的经验和实力，巧妙地引导着比赛，确保两头牛的安全。一同观战的陈国友老哥诗兴大发，即兴赋诗一首：“雅畈频吹壮士声，两牛相斗重威名。身披彩带须昂首，头顶红花势出征。脚底生根凭劲道，阵前藏巧竞输赢。休兵不可追寇寇，意在高台享太平。”

清末进士王廷扬所著的《斗牛歌》小序中记载，金华斗牛“始于赵宋明道年间（1032—1033）”，历经千年，依旧如火如荼，被誉为东方文明中独树一帜的民俗游乐活动，与西班牙斗牛相映成趣，被誉为“东方一绝”。

金华斗牛通常在农闲时进行，春秋两季尤为频繁。每隔十天或半月，人们便会齐聚一堂，欣赏这场力与美的较

## 斗牛场上

量。每年首次角斗称为“开角”，末次角斗则称为“封角”。从开角至封角，便是一个完整的“一案”。

斗牛场设在水田之中，四周环山，便于群众观赏。面积四五亩的场地，两旁扎着彩门，披红挂绿，壮丽夺目。参斗的牛儿们，头扎彩牌、戴金花，身披红绸、插彩旗，锣鼓开道，鞭炮轰鸣，热闹异常。在牛主及护牛壮士的护送下，它们浩浩荡荡地涌进斗牛场，场面壮观至极。

斗牛在金华极为盛行，不仅限于金华市，周边的义乌、浦江、永康、武义、兰溪等地也都能见到这一盛景。这些斗牛活动多为庙宇开光时的娱神活动，如永康的胡公大帝、兰溪的白沙大帝、金华的邢公大帝等。各地的斗牛习俗各具特色，如武义的“抄牛”或“抄牛角”、永康的“操牛”、浦江的“轧闹牛”等。

金华斗牛之所以如此引人入胜，除了激烈的竞技场面，还与斗牛的选养和训练密不可分。选养的斗牛要颈短、峰高、后身短小、生性凶悍。根据牛体特征和斗法给牛命名，如“黄双牙”“铁榔头”“乌龙挂”“英雄挂”等。史载塘雅乡有头名叫“壁山”的牛，屡斗屡胜，名震周边各县，价值千金。人们对待斗牛如同对待家人一般细心呵护：粪尿随拉随扫，热天为其打扇驱蚊降温甚至挂以蚊帐；饲以优质草料并加麦、豆等精粮；角斗前还要喂以鸡蛋、桂圆酒、人参汤等滋补品。买卖斗牛时俨如结婚，买方、卖方互称“牛亲家”，卖方牧童为“牛大舅”，买卖仪式隆重酷似嫁娶新娘。

在古今文人笔下，金华斗牛的身影频

贵叔告诉我，石头是在村东的山沟里看到的，有好几块，估计是山水冲出来的，他去的时候，其他的已被人搬走了。看看我又说，你去找找吧，也许还有。

急切地去，走的都是熟悉的路。之后一趟又一趟，山涧沟壁，登高就低，有发现的惊喜，也有期待的失落。有一次爬上了高高的火石岩岗，不见山石嶙峋，唯有厚土密林，山风过处，神清气爽。回首似乎被缩小了的村子，有一种陌生的感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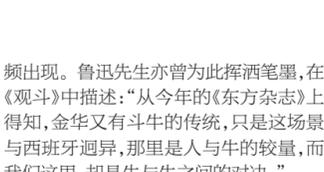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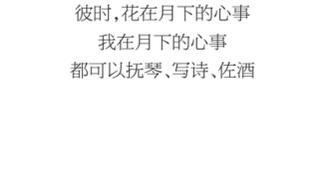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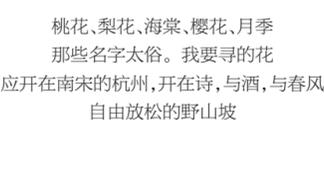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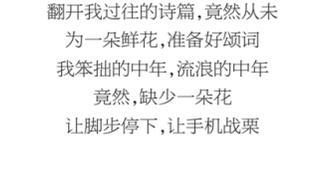
农屋、炊烟、溪流、小巷，生活中的她是如此平常，和其他村子没有什么不同，但一块太湖石，就有了上千年厚重的历史；一块黄腊石，就能让一个游子不断地迷恋和惊奇。在她貌似普通的外表下，究竟还有多少让人敬畏或遐想的东西？

村路延伸的都是历史，屋檐下面的都是故事，任何一点对家乡的忽视，都意味着自己的无知。

又要离开的时候，我选了块不大但精致的带回小城，放在最私人的卧室。它是家乡的石头，有我寻找的过程。看到它，我才是完整的自己。

## 花的心事

崔子川



频出现。鲁迅先生亦曾为此挥墨笔墨，在《观斗》中描述：“从今年的《东方杂志》上得知，金华又有斗牛的传统，只是这场景与西班牙迥异，那里是人与牛的较量，而我们这里，却是牛与牛之间的对决。”

作家曹聚仁在《万里行记》中提及：“金华斗牛的历史或许比西班牙还要悠久，尽管是牛与牛之间的斗争，但其热闹与刺激程度，丝毫不逊于西班牙。”台湾女作家林黎也曾以“斗牛风光炽金华”为题，描绘了这场面的壮丽。翻译家、文学家傅东华更是将金华斗牛赞誉“为东方文明之斗牛”。

据《金华市志》《金华县志》记载，金华斗牛在当地土话中被称为“牛相操”。昔日，人们将斗牛视为娱神的活动，并与庙会相结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金华斗牛在娱神的面纱下，更加兴盛。每年，金华农村都会举行“五侯三佛”庙会，届时要进行斗牛以娱神。在金华，百姓以斗牛来娱神的活动并不限于永康胡公和赤公邢公两位神祇。凡著名寺庙都有此祈神活动，如孝顺的无量寺、紫岩殿、刘下殿等。这使得金华斗牛之风盛行，成为当地独特的文化景观。

金华“斗牛”如今已列入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雅畈镇灶灶斗牛历史悠久，逢有节日的斗牛场，有斗牛文化馆，每逢重要节日，均有斗牛比赛，代代相承，长盛不衰。

在金华，斗牛不仅是一种传统民俗活动，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展示。

## 心香一瓣

# 枕一堆文字

## 入梦

周光荣

每晚就寝前，捧书夜读的习惯，自年轻时算起，已有三十多载时光。

床头一叠书，是屋子里几十年都未曾更改过的一道风景线。想来，点一盏小灯，舒服地躺在床上，翻开书的一刹那，是多么令人迷恋的一件事。我想，这样的地点、姿势与时间，朴素而天然，适宜到了极点。对于天下所有爱书之人来说，这样的状态，必定是抵达了阅读最完美的状态。

古人说，读书三大境界，厕上，马上，床上。白天读，夜里读，火车上读，飞机上读，办公室里关门读，床上也读。没有能在书中找到颜如玉和黄金屋，却找到了心灵的朋友。铅字的清香，是世上最好闻的香味。

坐在一小咖啡馆里读书的文艺青年，一手捧着咖啡，一手捧着书，小心翼翼地往杯里撒下一包糖粉，露出忘我的表情，不知是在品咖啡呢，还是在品书？抑或说，是咖啡在装扮书呢，还是书在装扮咖啡呢？这大概不是我能适应的读书法罢。总是觉得，对于读书人来说，就寝前的卧床夜读，才是天生的好姿势。

那一刻，夜晚为你制造万籁俱寂，呼吸的步子慢慢放缓，人世的一切纷扰都可以暂停。此刻，像是虚境，却又实实在在地存在于你的眼前，翻开书，无限的历史与星空，在掌心上降落。

“青灯有味是儿时”，讲的是小时候伴灯夜读的乐趣，幸运的是我们小时候，不必像南宋大诗人陆游那样点着飘忽不定的青灯，而是可以用手电筒，在冬夜，偷偷躲在被窝里看小人书。

唐代颜真卿的“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是指青年时期那种对书中养分的如饥似渴。这个热情似火的年纪，读书也带着相当明确的目标，渴望借助知识的力量，不断使自己强大。

读到“三更”“五更”都不觉得烦累，那可真是一种着迷的状态，生命与精神随时都能被书中的世界所点燃，像一支饱满的箭，随时待发。手中的书，则是那厚实的弓，无时无刻不充满了力量。

现在的阅读，随着岁月的洗涤与沉淀，则显得更为沉静与闲适，床头柜上的那一叠书，几乎什么门类都有，如同我那从不挑食的胃，于书，自己也是一个彻彻底底的杂食动物，精神健康，亦是讲究营养平衡。

夜晚的阅读，也是一种美妙的袒露，一种向自己灵魂的袒露。内心默默地念诵着叩响灵魂的句子，在一日喧嚣的劳碌之后，沐浴般地清洗掉了尘世的灰尘。

临睡前的时光，是一段不可浪费的时光，天地都为你安静，一日之中能在何时？这是当自己的思想沉沉入睡之际，时光之神奉送的一小段缝隙。假使明日有天大的事，此刻它还未发生，你还费不着为它担心，拿起书，你可以安心地漫游在字里行间，望到那无限而令人称赞的美。

# 夜宿麦浪谷里小院

王国海

在瓶窑快到黄湖的地方，我们从国道右拐进入一条柏油小道，两侧丘陵渐次抬升，茂林修竹，花绽蝶舞，三转四弯九连环，也没同你商量，惬意如车轮，滚滚而来……

一到麦浪谷里小院，是个欢乐的天地。山谷哗哗哗哗的溪流声里，好几个小朋友在兜小鱼，摸清水螺蛳；三四个初中生，看不上这种小把式，在搬运大石块，模拟着“三峡大坝胜利合龙”的壮丽篇章；两对年轻人，在相互泼水，显然在寻找意外带来的快感，抑或寻找无比甜蜜故事的缘起！临溪的茶座里，有唱《山谷里的思念》的，有楚河汉界横车跃马的，有十九路纹枰对弈的，有捧个手机忘我投入的，有喝着径山清茶谈天说地的……

多云的下午，忽然间，好些个云休息去了，太阳立马撒散了他闪闪的满天金光，与活水小溪一起，共同绘就一幅“天光云影共徘徊”的动画。大约这等美色，是个三天两头来光顾的常客。

餐桌上，笋是一号明星，野笋，笋干，一添俗气；本鸡，土鸭，肥而不腻；小鱼，野菜，味蕾醉美；连同自制的土酿白酒，大家都有些“酒不醉人人自醉”的意味。

临山谷，满目青翠；栖霞荫，意趣自生。总而言之，所遇的，比较美好。而接下来发生的，则让我感受到一份更为难得的美好。

帮工陈姐，自旁边白鹤自然村嫁到这儿的王家自然村37年，阿庆嫂一般的高情商，善处理，带着家里自酿的高度白酒给我们品饮。在我们真切的邀请下，拿来山里人特有的纯朴热情，她端起酒杯，与我们来一次“江湖兴会意无前”的干杯，不经意间，餐桌气氛倏尔遍山花开！

在她朴实而爽直的话语中，我们知道了一些故事：在生产队的岁月里，因为竹制品的销路好，王家村70多户人家的小伙子们，挑姑娘，尽管挑周边“溜溜的她”，而陈姐，也确实“会当溜溜的家哟”；当时在厂里上班的她，结婚后第二年生下儿子；儿子稍大一点后，协助丈夫与多人一起合伙开液化气灌气站，不料辛辛苦好几年，汤好大一笔钱，本想预备赚下娶儿媳讨资本的美好愿望泡了汤；她立马重新去了真空包装鲜笋的厂子，赚回亏损有盈余；后来丈夫购车跑货运，自己做“总后勤部长”，开始了照顾公婆、照看孙子孙女的光辉岁月；她干活麻利，有机会去临平那边赚高一些工资的，但她选择在这儿干工资低一些的活，因为这样可以把家全部照看住。她说：“这个，比多赚些工资要紧得多。”

晚上的山谷里，静谧是第一特征。如果说身在都市，耳朵是大脑最忠实的下属，因为耳朵就像24小时不下班的劳动模范，把收集到的各种音频源源不断地汇报给大脑。而在这里，耳朵确实像是旷工了，让大脑“顿失所依”。

23时许，下起了小雨。如果说都市里的雨，像是带有混响的交响乐，那么山谷里的雨，滴在竹叶、小瓦片、青石板上，各有韵味，像是粤菜清蒸，绝无串味。耳膜清晰可辨每一滴雨点的这一刻，是与竹叶、小瓦片、青石板中的“某一位”金玉玉露喜相逢。这声音，是那么的抚慰心灵。忽然间，一只公鸡放喉啼叫，才方消息，另一只公鸡啼声续起，我看了一下手机，23时57分，好准点的半夜鸡叫啊！这山谷里的鸡啼二重奏，不为有所可得，只为这一刻的想啼就啼。大白鹅，也来喊上几嗓子。蛙呢，表示唱歌“它称第二没人敢称第一”，咕呱呱呱地，只要大白鹅不停息，它就不停歇。我想，那是在互唱互和的邻里联欢吧！而这叫声的联欢，竟然又映衬出山谷的宁静。一时间，王维那些《鸟鸣涧》《山居秋暝》《鹿柴》名诗里以动衬静的诗句，明明白白了。

声频万千种，悦耳觅声难。带着这一份的感悟，伴着这静谧山谷，或者有声也衬静的悦耳之声，我一觉睡到大天亮。